

學習斯大林同志的著作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參攷材料之二

資本主義總危機、它在現階段的 尖銳化及關於資本主義國家 間戰爭不可避免的問題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部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itials.



資本主義總危機、它在現階段的尖銳化及關於資本主義

國家間戰爭不可避免的問題

在列甫和斯大林的著作裏，對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作了極其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確定了它的基本特徵，以及資本主義制度滅亡時代的開始和發展的各個階段。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中，說明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尖銳化的特點，並指出資本主義已接近崩潰。

在研究資本主義總危機這個問題的時候，應特別注意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他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閉幕會上的演說。同時，如果不仔細地去研究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也不能具體地體會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現階段。很明顯的，只有根據列甫和斯大林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只有根據由這個理論產生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才能理解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資本主義總危機，是涉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所有在經濟、政治領域以及許多其他方面的極端複雜的現象。『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是否僅僅是政治的或僅僅是經濟的危機呢？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斯大林同志講道，——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的總的即全面的危機。同時也就很清楚，——斯大林同志強調指出，——這種危機的基礎，一方面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瓦解現象日益加劇，另一方面是脫離資本主義的各國——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經濟實力日益增長』（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軍事學院政治部版，第三三頁）

這個材料的目的，是說明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定義。在這個材料中準備研究三個基本問題：（一）資本主義總危機——資產階級制度滅亡的時代；（二）斯大林同志論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發展的各個階段；（三）資本主義總危機在現階段的尖銳化。這便是這個材料的內容。

一 資本主義總危機——資產階級制度滅亡的時代

2611/5047

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學說是建築在列甯斯大林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上面的，並且它是這個理論的組成部份。這個學說是以列甯所發現，斯大林所全面發展的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法則為基礎的。由於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所以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和政治前提成熟的早晚也不一致。因此，社會主義在所有或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內同時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列甯講道，社會主義可能在幾個甚至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首先取得勝利。這也就是說，從無產階級在第一個國家中取得勝利到資本主義在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徹底死亡之間，還有一個整個歷史時期——資本主義崩潰時期，即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生是合乎規律的，它是由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所準備的。正如斯大林同志在他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的演說中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者會屢次說過，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本身就包含有總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因素。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從『進步的』變成了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矛盾已達到頂點，已達到最後的邊緣，超出了它就要爆發無產階級革命。因此，列甯在說明帝國主義的地位時，認為它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雖然資本主義總危機跟帝國主義有直接的聯系，雖然前者是從後者中成長起來的，但是絕不能像瓦爾加院士那樣，把總危機和帝國主義時代完全混為一談。根據瓦爾加的論斷，資本主義總危機是和壟斷帝國主義同時產生的，也就是說，大約在廿世紀初產生的。（『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第六期，第八頁）這是一個大錯而特錯的觀點。資本主義總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中的一個最後階段。

把帝國主義時代的開始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始認為是一回事，必定會忽視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而引起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那些根本變化。而且這種混淆就說明是忘記了這樣一個基本原理：世界之分化成為兩個對立的體系和這兩種體系之間的鬥爭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本的、決定性的標誌。同時，認為資本主義總危機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開始的，這並不是說就否認了還在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時期，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因素和前提就已開始成熟。

斯大林同志認為資本主義總危機是毀壞着資本主義根基的帝國主義進一步瓦解的時期，是資本主義崩潰的時期，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資本主義總危機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是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是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社會主義的時代。『列甯曾經說過，無產階級在我國勝利之後，已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即世界革命底時代，充滿着衝突和戰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的時代，走向無產階級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勝利的時代』。（『斯大林選集』，東北新華書店版，第一卷，第二〇五頁）

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特點：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對立的體系之間的競賽和鬥爭。在帝國主義統治中心不斷地發生尖銳的階級搏戰和無產階級革命；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裏革命正在發展，這些革命打擊着帝國主義的後方，使殖民地 and 附屬國由帝國主義的後備軍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軍；進行血腥的、毀滅性的帝國主義戰爭，進行爭奪別國領土的戰爭，這些戰爭必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必使整個資本主義的地位削弱。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乃是全世界歷史上的根本轉變。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不僅是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和帝國主義進一步瓦解的產物，它同時又是世界革命的開始和前提。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資本主義「穩固」的紀元，已隨身帶着什麼資產階級制度不可動搖的奇談而一同過去了。』

資本主義滅亡的紀元，已經到來了』（斯大林：『列甯主義問題』，第二六一頁）

一九三〇年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對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實質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並且對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本特徵作了全面的說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本的、決定性的特點，是世界分化為兩個對立的體系：一個是正在日益擴大、鞏固和發展的社會主義體系；另一個是日趨腐朽和垂死的資本主義體系。資本主義總危機『首先說明，帝國主義大戰及其後果加緊了資本主義的腐朽，並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均衡，它說明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它說明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一種獨一無二且包羅一切的世界經濟體系，它說明現時除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而外，還存在着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這個社會主義的體系正一天天成長起來，繁榮起來，與資本主義體系相對立，它並以自己的存在這一事實表明了資本主義的腐朽，並且動搖着它的基礎』。（『斯大林選集』，東北新華書店版，第四卷，第一六七——一六八頁）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對立體系的鬥爭，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本內容。這種鬥爭帶有各種不同的形式：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外交的和軍事的。在這一歷史競賽中，社會主義體系必定獲勝，資本主義體系定遭失敗。蘇維埃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在它存在的過程中光榮地經受了一切考驗，並顯示了自己的生命力和不可駁

斥的優越。

資本主義總危機『其次說明，帝國主義大戰和蘇聯革命的勝利，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柱石，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裏的威信已經掃地，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已不能再像從前一樣橫行無忌了』。（『斯大林選集』，東北新華書店版，第四卷，第一六七——一六八頁）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喚起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的人民起來同帝國主義作鬥爭，有着巨大的意義。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同志說：『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份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解放社一九五〇年七月上海六版，第五頁）

中國人民解放運動的勝利，是繼十月革命之後對於整個世界帝國主義體系和對現代所有帝國主義侵略計劃一個新的，最強而有力的打擊。

十月革命之後，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已逐漸轉入工人階級的手中。目前，在殖民地世界的許多國家裏無產階級已經是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者了。

資本主義總危機『再次說明，戰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編者註）和戰後，在殖民地和附屬國裏，本地的年輕的資本主義，已出現和成長起來，它在市場上順利地與老的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因而使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更加尖銳而複雜起來』。（『斯大林選集』，東北新華書店版，第四卷，第一六七——一六八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印度的工廠企業數目從一九一四年二千四百三十六家至一九三〇年增加到八千一百四十六家，而工人的數量也由九十五萬一千人相應地增加到一百五十二萬八千人。中國（東北未統計在內）一九一三年工廠企業數僅為二百四十五家，至一九二〇年增加到七百家，於一九三四年則已有二千二百五十家了。

殖民地和附屬國工業的發展，必定使這些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成長起來，必定使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問題更加尖銳化，必定使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強。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最後說明，——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〇年說道——，戰爭給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留下

了一個沉重的遺產，就是各企業經常開工不足和千百萬失業軍的存在，這些失業者，已經由後備軍變而為失業常備軍，這些情形還是在這次經濟危機以前就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很多的困難……」（『斯大林選集』，東北新華書店版，第四卷，第一六七——一六八頁）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各階段中，一直是限制着充分使用生產力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由於壟斷勢力的擴大，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的異常加劇，以及軍國主義愈形囂張，並且因銷售問題的高度尖銳化，所以企業開工不足不僅規模非常浩大，而且已成為經常的現象了。這種開工不足的現象，使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進一步尖銳起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主要工業資本又遠不能完全佔用。甚至根據美國資產階級統計的材料，一九四九年生產實力在銑鐵工業方面只運用到百分之七七·三；在焦炭工業方面運用到百分之七十八；煤炭業方面運用到百分之五十二·五；鋁製造業（生鋁）運用到百分之六十八；人造橡膠業運用到百分之四十（一九四八年）；在棉織業（紡紗生產）方面大約只運用到百分之五十九。戰後數年美國金屬製造業的生產實力還沒有運用到一半。

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也正在嚐受着生產機構開工不足的災害。在美國毀滅性競爭的影響下，又由於『馬歇爾計劃』的奴役，由於資本主義世界中國際經濟聯系的嚴重瓦解，軍事生產的增長以及勞動羣衆的貧窮化的結果，在西歐有成千上萬的工業企業停了工。

在戰後的年代裏，在英國棉織工業生產部門的生產實力只運用到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四十左右，一九四八年造船工業只能開工到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九年拖拉機製造業只能開工到百分之五十。

由此可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遺產的開工不足現象，它的規模異常鉅大，並且已經成為經常性的了。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工人失業現象不但是經常的，而且是非常的衆多。不僅在周期的危機和蕭條時期保存着很大數量失業工人而且就連在高漲時期也莫不如此。失業籠罩着工人階級的許多階層。下面的表就可作為這一事實的證明：

美國、英國失業人數與工人總數之百分比：

美國(工業、鐵路、運輸和建築工人)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危機)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英國	一〇・〇	二七・〇	二・〇	四六・〇	二六・〇	三七・〇
	二・四	十六・六	一〇・三	一九・八	一〇・六	一二・五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既然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危機，因而它在資產階級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打上了不可磨滅的烙印。現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比以前任何時候都不適應於當前生產力的性質。今天資本主義制度在許多國家中尚能支持得住，這只是由於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為保持其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付出了它所有的力量，這只是由於它起着極其反動作用的緣故。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首先是在美國，資產階級國家正在鎮壓着勞動人民，採用了它所掌握的一切強力手段：軍隊、警察、憲兵、監獄、集中營、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機構等來反對勞動人民。資產階級的刊物、電影、廣播、學校、教會、科學正為欺騙人民羣衆的目的而服務。

資本主義總危機並不只是籠罩着某一個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籠罩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同時，它不是一個周期性反覆的現象，而是這樣一個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一旦發生，就不間斷地存在着，一直存在到資本主義在所有的國家中徹底滅亡為止。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這個歷史過程，不會消失也不會減弱，而只是不斷地加深。這便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歷史規律性。

必須指出，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它使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日益頻繁並更加長久，使它們日益加深並起着更大的破壞作用，使它們更嚴重地打擊資本主義的經濟，使它們給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帶來更多的苦難。美國共產黨主席W·Z·福斯特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末日』一書中在估計週期性經濟危機的作用時說：『這些危機在資本主義的較早和較健康的時期，一方面固然也引起許多大破壞，可是另一方面在若干年危機和蕭條之後，似乎還能自行治癒並使工業達到較高的水平。但是在今天，在資本主義總衰頹期間，週期性經濟危機已成為真正可怕的禍害了』。(福斯特：『世界資本主義的末日』，新華書店一九五〇年六月版，第七頁)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使資產階級愈來愈難以走出經濟危機。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間的經濟危機便是一個極其明顯的例子。這個危機會是一個普遍性的和世界性的危機。福斯特同志講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像颶風一樣襲擊美國的那次巨大的世界經濟危機，使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濟上萎縮了若干年。資本主義這個龐然大物在全地球上抖擻和動搖了。這個危機

使美國在生產損失上耗去了三千億元，也就是說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物質上損耗一樣多」。(福斯特：『世界資本主義的末日』，新華書店一九五〇年六月版，第七——八頁)經濟危機又能使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日益加深並尖銳化。

還在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一文中就講過：『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此時革命火焰必然要時而在帝國主義中心，時而在帝國主義外藩爆發起來，使資本主義的補綴方法一概無效，使資本主義底死期日益迫近』。(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六〇頁)

現在來總結一下這個材料的第一部份：

(一)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生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它是由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所準備的。然而絕不能把資本主義總危機和整個帝國主義時代看作是一個東西。資本主義總危機乃是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

(二)資本主義總危機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全面的危機，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它既包括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也包括它的政治生活。這是一個整個歷史時代，是資本主義滅亡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裏，由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裏的反封建和反對帝國主義革命，使更多的新國家脫離資本主義體系。

(三)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腐朽和瓦解現象日益加劇；和蘇聯的經濟實力的日益增長，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則是整個民主陣營經濟實力的增長。

(四)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主要的決定性的特徵是：世界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體系——繁榮的、正在勝利的社會主義體系和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體系，以及它們之間的鬥爭。

二

斯大林同志論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發展的各個階段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一著作中，斯大林同志精確而又清楚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各個階段。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蘇聯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後開始的。這是總危機的第一階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的各人民民主國家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後，展開了總危機的第二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第一次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二次危機，應該看做——斯大林同志說，——不是個別的，彼此隔離的獨立危機，而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發展的兩個階段』。（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軍事學院政治部版，第三頁）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講道：『戰爭原是資本主義總危機底反映，而戰爭本身又加劇了這個危機，削弱了世界資本主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二四頁）斯大林同志這一指示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端，而且還是它的反映，換句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這一危機的表現，由此可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所有前提就業已成熟了，而戰爭只是把它表現出來，並使它更加尖銳化而已。

然而，我們看得很清楚，斯大林同志認為，資本主義總危機是開始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了資本主義總危機。『從帝國主義大戰時期起，而特別是從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時起，便開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總危機階段』。（『莫洛托夫言論集』，一九三五年莫斯科俄文版，第十三頁）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時代，是一個相對長久的時期。這是由於如下的事實所決定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崩潰不是一下就能實現的，在各種不同的國家裏，社會主義革命前提的成熟也是極不平衡的，同時，世界革命的發展過程，過去和將來都是採取更多的新國家通過革命而脫離資本主義體系的形式進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造成這樣一種形勢，在這種形勢下人人都不會懷疑『如果帝國主義者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就意味着不但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的滅亡，而且意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滅亡』。（『蘇聯十月革命節三十二週年紀念』，新華書店一九五〇年一月版，第三三頁）

正是這一情況決定了：兩個對立體系的長期共存與和平合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斯大林同志在對一批美國編輯們所提出的問題的答案中指出：『如果有着互相合作的願望，有着履行所承擔的義務的意願，並且平等與

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得到遵守，那末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和平共存就是十分可能的」。

蘇維埃國家對外政策的全部歷史都證明了：蘇聯願意同一切願意與其合作的國家進行真誠的合作。如今全世界都知道，蘇聯是不可摧毀的和平堡壘，蘇聯人民是不戰而勝的，並且他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和平創造性勞動的斯大林政策的標誌下進行的。斯大林同志指出，蘇聯的利益是決不能跟世界和平的事業分開的。

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代表，在一九五二年十月所召開的聯合國第七屆大會上，如同以往一樣，徹底地揭露了美國統治者獨裁和侵略的政治。蘇聯代表又一次地堅持了真正鞏固和平與國際安全的具體綱領。

別爾烏辛同志在其關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五周年的報告中說道：『只有那些不可救藥的蠢材，才會認為蘇聯政府的和平政策是我國軟弱的表示。蘇聯人民絕不是胆小怕事的人。他們絕不害怕戰爭。蘇維埃國家不可戰勝的偉大力量已經屢次得到證明，無論在帝國主義者對於年青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干涉的時期，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期，都可以看得出來。現在蘇聯不僅已經不再孤立，而且還在民主與社會主義陣營裏居於領導的地位，它的偉大力量已經無限增長』。（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人民日報，第四版）

但是歷史的經驗，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的經驗證明：英美戰爭製造者及其附庸國並不願意同蘇聯和歐、亞的人民民主國家合作。因為同蘇聯真誠的合作，就會破壞發動新戰爭的可能性，而這是為妄想稱霸世界的野心家們所不喜歡的。最近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又一次地證實了這一點。帝國主義的反蘇、反民主政策並不會使民主陣營遭到損失，而只會給帝國主義陣營帶來災害，只會使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加深。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已經過了兩個發展階段，這些階段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著作中已精確而又清楚地給判定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總危機的第一階段。總危機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只有有一個國家裏——蘇聯——工人階級取得了勝利，並建立工人階級專政。在這一階段，雖然蘇聯得到了國際無產階級的同情和支持，畢竟還是蘇聯單獨地和資本主義世界對立。

蘇聯在這一時期的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和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而且對立得很勝利。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說中談到這一層時講道：『在一九一七年我們黨取得政權以後，在我們黨採取了實際措施消除了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以後，兄弟黨的代表們對我們黨的勇敢和成功表示敬佩，給予我們黨以世界革命工

人運動「突擊隊」的稱號。他們以此表示他們希望這支「突擊隊」的成功減輕在資本主義壓迫下呻吟的各國人民的痛苦。我認爲我們的黨並沒有辜負這種希望，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粉碎了德國和日本法西斯暴力統治，使歐洲和亞洲各國人民解脫了法西斯奴役的威脅」。（『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文獻』，軍事學院政治部版，第一——二頁）。

大家都知道，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一階段包括有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至一九二三年）是嚴重地、革命地震撼所有資本主義基礎的時期，是戰爭和革命的第一個回合。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矛盾的空前尖銳化，造成了在俄國帝國主義陣綫的被突破，造成了在許多國家中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和革命，加強了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者的貧窮化，震撼了統治剝削階級的強力機構，特別是震撼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失敗的國家裏統治剝削階級的強力機構。這個時期的標誌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經濟的混亂，生產和貿易的衰頹，貨幣的空前紊亂，通貨膨脹的猖獗無際，以及國際間經濟聯系的被破壞。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略有振興之後，便在一九二〇和一九二一年間爆發了經濟危機。

一九二一年乃是革命時期的發展的最高點。當時蘇聯人民在列甯斯大林的黨和列甯、斯大林的領導下粉碎了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外國干涉者。與此同時，從一九二一年起，由於西歐無產階級被社會民主黨所出賣而遭受一連串嚴重的失敗和資產階級轉入進攻的結果，因而革命開始走向了低潮。一九二三年德國無產階級的失敗乃是這一時期的最後的一個環節。

第二個時期是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和資本主義總危機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它之所以正是總危機的進一步發展，是因為資本主義穩定並不能消滅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而只會使它更加加深。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上直接地指出：『如果可以說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在資本主義各國發生的引起內部紊亂和外交關係崩裂的暫時戰後經濟危機已經過去，其結果是來了一個局部穩定時期，那麼由於十月革命勝利和蘇聯脫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果所發生的資本主義總的和基本的危機，却就不僅沒有過去，並且反而是愈益更加深入』。（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版，第十九頁）

在政治方面，這一時期的標誌是：革命波浪的暫時退潮和資產階級陣地的鞏固。擺在日程上面的不是無產階級的直接武裝鬥爭；而是積聚力量，創建強大的共產黨，並由它們來掌握無產階級的各種羣衆組織。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指出，這是『一個積蓄力量的時期，這個時期對於未來的革命發動有着巨大的意義』。

在國際政治方面，斯大林同志強調指出，資本主義穩定，第一表現在：美國、英國和法國得以在掠奪德國的方法和範圍上暫時達成協議；第二表現在：英、美、日資本得以在確定在華勢力範圍上，在掠奪中國的方法和範圍上暫時達成協議；第三表現在：各先進國家的帝國主義集團得以在彼此不干涉掠奪和壓迫『自己殖民地』問題上達成協議。此外，帝國主義集團也企圖在組成反蘇統一戰綫問題上取得協議。

斯大林同志認為：資本主義穩定，是一種暫時的、局部的、短促的、不鞏固的、搖搖欲墜的、在腐朽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穩定。生活完全證實了斯大林同志關於資本主義穩定不鞏固及其不可避免要崩潰的天才而有科學的預見。相對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穩定，給在規模上和破壞力量上都是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準備了條件，給許多多資本主義國家中革命危機的成熟準備了條件。另一方面，這一個時期的特點是：蘇維埃制度的持久的日益鞏固的和可靠的穩定；蘇聯國民經濟得以迅速的恢復；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還有對於兄弟共產黨和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的政治影響日益加強了。

證明資本主義穩定是暫時的，相對的，腐朽的穩定的鮮明例子有：蘇聯不顧帝國主義者的任何陰謀詭計仍然順利地向前發展；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開展；最後，在資本主義穩定之後，極其嚴重的經濟危機到來了，這個危機爆發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首先爆發在資本主義的堡壘——美國。

在不鞏固的資本主義穩定之後，便開始了第三個時期——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與結束時期，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所有矛盾尖銳化的時期。（一九二八——第二次世界大戰）從一九二八年起，特別是因爲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危機的開始，資本主義世界的整個情況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德國、法國、意大利等許許多多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革命危機迅速地成熟起來。德國法西斯執政的前夕，德國共產黨在國會選舉中得到了六百萬票。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開始利用在內政方面實行法西斯主義和公開的恐怖，在對外政策方面實行沙文主義和準備新戰爭的方法，企圖擺脫業已加強了的困難。它企圖通過對蘇聯的干涉來解決資本主義體系的尖銳矛盾。因此，在資

本主義國家裏軍備競賽加強起來了。戰爭已被提上了日程。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間的世界經濟危機，異常明顯地證實了：資本主義穩定業已完結。這次經濟危機按其時間之久、程度之深、破壞力量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斯大林同志發現了世界經濟危機發展的新規律性，他指出，在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經受着種種的蕭條，這種蕭條不會像以前經濟危機時期的蕭條那樣，能造成工業新的高漲和繁榮。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法國等）的工業生產，還沒有恢復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又從新進入了經濟危機階段。新的經濟危機使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更加深入和尖銳起來了。

必須強調指出，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法國）並未經過周期性的高漲，便直接進入了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經濟危機。例如，在法國，一九三七年的產量比一九二九年要少百分之十八・三。

正因為如此，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指出：席捲美國、英國、法國及其它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經濟危機，和以往的經濟危機有所不同，其不同之處又不是比上次危機好些，而是比上次危機更壞。『新的危機並不是像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危機那樣在工業繁榮時期以後開始，而是在蕭條和少許活躍後開始的，但這個活躍又沒有轉為繁榮』。（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七三九頁）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經濟危機不是在和平時期發展的，而是在加緊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期發展的。在這一危機時期，工業生產衰退的速度甚至較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危機時期更為迅速，至於一九二九

——一九三三年以前的經濟危機，就更是望塵莫及了。假如說，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經濟危機的第一年，美國工業產量降低了百分之十五的話，那末，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經濟危機的一年中，則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七，而在其他的部門中，則降低得更多。

斯大林同志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的各人民民主國家脫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後，展開了總危機的第二階段。這個第二階段意味着總危機在現代條件下的尖銳化。所以在這個材料的第三部份裏去研究它。現在先把第二部份加以總結。

大家都會看到，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中的最後一個階段，它處在一種不斷發展

和日益加深的狀態下。在總危機的發展中有兩個階段。這些階段彼此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系，因而不能認為這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單純發展，而應該認為是資本主義所有矛盾的進一步尖銳化，認為是資本主義已接近滅亡。但是，不進行革命，資本主義自己是不可能滅亡的，而總危機則給革命創造了一切條件。

三 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在現階段的尖銳化

兩個陣營的形成，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力量對比向有利於社會主義而有損於資本主義方面的變化。

在國際反動勢力策劃下，主要的法西斯國家——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分頭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意、日在英、法、美統治集團慕尼黑『綏靖主義者』與法西斯侵略幫兇的縱容下，組成了侵略集團。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根本上震動了許多民族和國家的生活，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和政治矛盾，反而使得這些矛盾更加尖銳，震撼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並加深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戰爭及其結果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有利於社會主義而有損於資本主義的。

斯大林同志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濟後果與政治後果，特別是在最近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斯大林同志首先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就是由資本主義總危機產生的。但同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就開始了總危機的第二階段——總危機的空前尖銳化階段。

在戰爭期間，兩個互相攻打的資本主義集團各自都打算用武力來粉碎自己的敵手，重新分割世界，攫取新的原料產地，擴大自己商品的銷售市場，也就是說，打算犧牲自己的競爭者來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並取得世界霸權。美國打算首先犧牲德國和日本來達到這個目的，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和日本是美國最危險的競爭者。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說道：這些指望終於落空了。『誠然，作為美、英、法三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競爭者的德國和日本是被擊潰了。但同時，中國和其他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却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和蘇聯一起形成了統一的和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而與資本主義陣營相對立』。（斯大林：『蘇聯社會

主義經濟問題』，軍事學院政治部版，第十七頁）

帝國主義者在戰爭中尋找擺脫危機的出路，但恰恰相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却更加尖銳化了。帝國主義國家在其他方面的打算和指望也都落空了。不僅是希特勒聯盟，而且就連我們過去的盟邦英國和美國，也都指望消滅或者大大地削弱蘇聯，然而蘇聯却更加强大了，蘇聯的國際威望更加提高了。它們指望藉助於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有力拳頭來削弱和粉碎民主力量，然而，許多中歐和東南歐國家却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並在這些國家中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它們指望用戰爭來鎮壓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解放運動，繼續奴役這些國家的人民，但恰恰相反，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鬥爭却走向新的高漲，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危機尖銳化了。偉大中國人民的歷史性勝利是十月革命與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之後對整個帝國主義體系的一個新的致命打擊。

總危機的新階段是以戰爭和革命的新回合開始的。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開始，戰爭與革命的第一個回合使世界分成了兩個敵對體系，並形成了蘇聯。那末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的進程中，戰爭與革命的新回合，其結果就必然是在歐洲和亞洲若干國家內——其中包括中國——使資本主義崩潰，現在民主陣營的國家已有八萬萬人口，即已有多於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同時這些國家的領土已佔地球的四分之一。

由於戰爭的結果，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這次戰爭的一個嚴重後果是：把三個大國——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從強國名單中勾銷了，法國和英國則失去了它們以前的地位。德、意、日的失敗，標誌着帝國主義反動派的主要突擊力量被消滅。正如我們看到的，資本主義世界中的變化，使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力量發生了新的對比，而這一種對比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

資本主義總危機在現階段的尖銳化首先表現在：已成爲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中心的蘇聯，其實力得到增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中，蘇聯取得了戰敗希特勒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戰爭的結果顯示了蘇維埃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生命力及其對於資本主義的無比優越性。戰爭的結果使蘇聯的國際威望大大提高了。世界上民主進步力量，都已空前緊密地團結在蘇聯周圍。

毛澤東同志在致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祝詞中說到：『全世界人民仰望着蘇聯，把蘇聯看作自己的將來和自己的希望。』

『不能不指出，——莫洛托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中說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這樣一個歷史事實：蘇聯完全擺脫了在國際上孤立的處境。現在，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正在和蘇聯一道維護和平與民主的事業，而且，今天保衛和平與民主的事業還得到強大的國際和平運動的支持，這個運動團結着億萬人民，其中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千百萬和平擁護者』。

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說道：蘇聯在戰後這段時期中，沿着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所指出的、會爲戰爭所中斷的道路——和平發展和逐漸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繼續行進。在戰後年代中，實現了斯大林的戰後五年計劃，我國在工業、運輸業和農業方面以及科學、文化和藝術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戰後的幾年對於蘇聯來說，是蘇維埃制度得到進一步鞏固的年代，是蘇維埃社會精神和政治上團結、我國各民族友誼得到加强的年代。

下面就是關於蘇聯實力得到增長的材料。

如果拿蘇聯的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發展來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蘇聯在一九五一年的工業產量爲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一千二百六十六，即在這個時期中差不多增爲一九二九年的十三倍。而美國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這一時期中，却停滯不前，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於軍事生產才得到了提高；後來大下降，只是由於美國對朝鮮人民發動了戰爭轉而加速擴張軍備之後，才重新上升，不過一九五一年的數字仍未能超過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二百。

若干時間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如果我們以一九五一年第一季的數字爲一百，那末美國每季工業生產的指數將如下表：

一九五一年第一季	一〇〇
第二季	一〇三
第三季	一〇一
第四季	一〇一
一九五二年第一季	一〇〇

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到，工業生產的指數在一九五一年第二季達到最高峯，然後開始下降。在今年第一季，工業生產的指數和去年第一季的水平一樣，隨後即更進一步下降。儘管擴張軍備運動正在全力進行，但是整個工業生產的水平却在下降。原因是很明顯的。民用工業被削減得這樣厲害，以致連戰爭工業的全面擴張也不能抵消所削減的數量。因此，美國經濟畸形發展的後果已表現很尖銳了。

採取擴張軍備方針的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削減民用生產，從而造成了工業的停滯。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幾乎只有依靠軍國主義，軍備競賽和戰爭才能發展。這一個事實就明顯地說明了現代資本主義寄生的本質。現在資本主義是通過生產毀滅和大規模滅絕人類武器的方法來擴大自己生產的。

在同一時期內，英國的工業生產量只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在西歐其他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工業生產量則仍然停滯在一九二九年的水平上。

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十分緩慢，這就表明了資本主義的腐朽及其總危機的尖銳化，也表明了資本主義已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

蘇聯現在鋼的總產量，約相當於英國、法國、比利時、瑞典四國鋼的總產量。而蘇聯電力的生產也已超過英國和法國電力生產的總和。

大家知道，不久以前，——貝利亞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指出——沙皇我國東部邊境地區的工業發展水平，和它們的隣國如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等國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在蘇維埃時代，我們的中亞細亞各共和國在工業發展方面迅速地超過了與蘇聯為隣の東方各國，而且是遠遠地超過了它們。拿作為工業發展重要指標的電力來說，如果把上述的蘇維埃共和國與若干東方國家加以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五個共擁有約一千七百萬人口的蘇維埃共和國（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塔吉克）所生產的電力，為擁有一億五千六百萬人口的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埃及、伊拉克、敘利亞及阿富汗各國總共生產的電力的三倍。

如果我們以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例如阿塞拜疆的電力產量來與土耳其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只擁有土耳其人口